

林風眠的秋

上周去香港會展中心看佳士得秋拍預展，見到兩幅林風眠（一九〇〇至一九九一）的秋景，遠觀近賞皆出眾，着實驚喜。

作為最早一批留學法國的中國現代藝術家之一，林風眠既繼承了中國畫的筆墨傳統，又

從印象派、野獸派和立體主義等二十世紀上半葉盛行於歐洲的繪畫流派中汲取靈感。像是今次亮相拍場的兩幅同樣取名《秋林》的畫作，便顯然是東西藝術融合而生的作品。

與林風眠時常描畫的主題如仕女和葦塘飛雁等不同，《秋林》等摹寫秋景的紙本設色畫作，雖說以紙與墨等中國畫家慣用的媒介創作，卻每每予人以油彩在畫布上創作而成之感。畫中顏色的飽滿、層次的豐富乃至整個場景和氛圍的渲染，都更像油畫而非中國傳統山水的構思及排布，這與畫家本人的志向不乏契合。

雖說林風眠五歲開始習畫時，曾遵從父親教誨臨摹《芥子園畫譜》，但十八歲後赴法留學的他，很快對所謂的西洋畫法充滿好奇與熱情。他在巴黎羅浮宮和吉美博物館臨摹藏品，他在柏林遊學時深受多位表現主義藝術



黛西札記
李夢

家影響，而他回到祖國後，不論最初在北京專門藝術學校任教，抑或於一九二八年創辦杭州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並擔任首任校長，均致力於推動西方繪畫在中國的教育和普及，並探討中西繪畫融合之可能。

在他的啟發與帶動下，趙無極、吳冠中、朱德群等一眾日後引領中國乃至世界現當代美術潮流的藝術家，赴法深造，並終其一生探索中國繪畫的筆法和意境如何在油畫中展示與發揚。今時今日，我們常常談論「留法三劍客」，而這輝煌的背後，理應為他們的老師林風眠記上濃墨的一筆。

林風眠自一九二七年隱居香港，至一九九一年病逝，生命的最後十四年，一直在此城創作並生活。過往文章對他的這段歲月評說甚少，只知他曾在油麻地彌敦道和太古城金楓閣居住，僅與幾位至交好友往來，心無旁騖，潛心作畫。儘管生活在此城，他卻並未以此城為主題創作，畫中常見仍多是仕女飛鳥。這又讓我想到俄羅斯畫家夏加爾，想到林的學生吳冠中，即便在異鄉漂泊日久，心中與筆下，仍以故鄉山川為主。



▲林風眠畫作《秋林》。

圖源：佳士得

口琴樂團演奏

應好友邀請，日前晚上到荃灣大會堂演奏廳欣賞了一場精彩的音樂會，是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口琴樂團為慶祝成立八十周年的演出。看到舞台上為數百過外的雄厚樂手陣容，有點出乎筆者意料之外的是，原來除了以口琴為主的樂手之外，還有為數相若的樂手演奏多種西洋樂器，包括大提琴、倍大提琴、長笛、美樂笛、低音美樂笛、單簧管、小號、長號、定音鼓及敲擊樂器等，整體像一支規模不小的交響樂團，因而大大提升了觀眾的欣賞樂趣。

演出的十多首樂曲以西洋正統古典音樂為主，包括源自韓德爾的《帕薩卡尼亞》，莫扎特C大調四十一號交響曲《朱庇特》，選自芭蕾舞劇《女大不中留》的《木屐之舞》，西班牙利冠納的《安達露西亞組曲》三個選段，艾爾嘉《愛的敬禮》，瓦爾德費爾的《溜冰者圓舞曲》，電影《星光伴我心》、《往事如煙》主題曲，還有具中國民族風格的賀綠汀《森吉德瑪》等等。以上的作品都以交響樂的模式演繹，樂手們技藝精湛，口琴與其他樂器融為一體，演奏水準甚高。

口琴演奏邁向交響樂化，是青年會口琴樂團的一大特色。該樂團歷史悠久，遠在一九三八年就在上環必列啫士街青年會開辦口琴班，並於一九四一年成立口琴隊，至今超過八十載。這個樂團能夠維持這麼久，確實不容易，是眾多熱愛口琴藝術的團員共同努力的成果，當中現時任藝術及樂團顧問的馮安，他領導青年會口琴樂團超過半個世紀，是樂團的靈魂人物。

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馮安已經認識到半音階口琴才是樂團發展的方向，因為它能演奏任何調子和各類型的樂曲，可以融入交響樂協奏演出。所以馮安全力推行樂團的高中音部使用半音階



HK人與事
朱昌文

口琴，並且確立了樂團以演奏正統古典音樂為主的取向。他意識到實行交響樂的模式方可演奏大型音樂，所以致力推行樂團交響樂化，引入倍大提琴、大提琴、銅管樂器、木管樂器、敲擊樂器等。

由於口琴音量小，馮安更設計和製作了輕巧易攜的擴音器給口琴樂手使用，以增強音量和氣勢來配合樂曲的要求。還以工程師的專業知識，多年來除了在技巧上改進外，他還研究出多種改善口琴結構的方法，例如加大吹孔容積和改善吹孔形狀，修補木格裂縫，利用特別次序排列簧片來優化吹奏等，都是別出心裁的設計。

說回那晚的演出，不得不稱讚兩位指揮全情投入的專業精神。正職為外科醫生的何亮誠，對自己指揮的樂曲作品的內容和特色瞭如指掌，演出之前逐一娓娓介紹，說話風趣，讓觀眾加深了對樂曲的認識與感受。他希望不久的將來有機會率團到大灣區和內地其他城市演出，加強音樂文化交流。

另一位指揮李尚澄，他指揮的是壓軸作品《火舞鳳凰》。是他把石中英原創曲詞的交響詩《鳳凰傳奇》改編成這首口琴與其他樂器合奏的交響樂曲，分為「百鳥朝鳳」、「浴火」及「再生」三個樂章，全曲旋律優美，音色動聽。一曲奏罷，坐在我身邊的石中英激動地與全場觀眾熱烈鼓掌，他表示李尚澄改編得很好。

石中英又說，李尚澄是他加入青年會口琴隊學習口琴和編曲的師兄，在其指導下，他學會把巴哈的交響樂改編成口琴合奏簡譜，並把《春江花月夜》的中樂演奏樂譜改編成口琴隊的分部演奏。石中英這年輕時的經歷至今難忘，他衷心感謝在音樂路上李尚澄對給他指導的助力。

為電影改名



自由談
陳德錦

年輕時曾應徵一份工作，是為外語電影改名的辦公室，坐了一群應聘者，時間到了，到小影室觀看一部外國電影，再自擬一個戲名，交電影公司，等候徵用。那次沒獲聘，卻深覺改戲名不是想像中簡單。那年頭，流行一路主角反社會走絕路的電影，威猛的「打仔」叫「狂龍」，女性則叫「狂花」。順應潮流，所改戲名亦必受歡迎。

外國電影的港式譯名，一向為人稱道，卻不一定是原名直譯。忠於原名未必吸引觀眾，反而影響票房。如依原名，則《隨風飄去》似乎是談論大自然現象，《阿拉伯的勞倫斯》似是紀錄片；改為《亂世佳人》和《沙漠梟雄》，便人人易明，滿懷期待。至於名片《殺死一隻嘲鸚鳥》，愛護動物的人會有抗拒心，倒不如改為《怪屋疑雲》較有吸引力。

上世紀外語電影換過中文名字，還頗多是七字詩句，而且常常直接徵用古典詩。最為人熟悉的是《仙樂飄飄處處聞》（Sound of Music），只把白居易《長恨歌》中「風飄」改為「飄飄」。白居易是西片片名的大戶，像《同是天涯淪落人》（Scarecrow）；而《相逢何必曾相識》（John and Mary）還要拍得早一點，戲名均出自《琵琶行》。數算下去，七言詩句還有《雲雨難忘日月新》（Moment to Moment），用了唐人鄭畋的詩句；《蓬門今始為君開》（The Quiet Man）用了杜甫《客至》，《美人如玉劍如虹》（Scaramouche）則出自龔定庵的詩。七字詩格的戲名多不勝數，著名的還有《風流劍客走天涯》、《紅粉忠魂未了情》、《天涯何處覓知心》（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等。

近年有改戲名的，喜通用一二字。例如由James Ivory導演的文藝片都有一個「天」字，像《窗外有藍天》、《此情可問天》、《告別有情天》（Remains of the

Day）等。改編石黑一雄小說的那齣戲，男主角其實是「告別有情人」，他大半生卻是死心塌地充當名流的男管家。此外有些愛情片也喜用「未了」、「別戀」等語。今天若再用七字詩格戲名，恐怕太文雅，年輕一代或有抗拒。但改來改去，不依原名也會離題萬丈。像往日的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譯為《慾火焚身》似過於露骨激情，Out of Africa譯作《非洲之旅》卻又未及故事的愛情旨趣，也許要改為《欲望臨界點》、《情緣到非洲》才更貼切。至於像《怪屋疑雲》、《天涯何處覓知心》之類的舊電影如再上畫，要照顧原名的象徵含義，或可改為《良心大訟師》、《獵人獵着心》，更逗趣也更貼切。

近年有改戲名的，喜通用一二字。例如由James Ivory導演的文藝片都有一個「天」字，像《窗外有藍天》、《此情可問天》、《告別有情天》（Remains of the

王子復仇記



英倫漫話
江恆

近日網飛（Netflix）接連推出即將上映的紀錄片《哈里與梅根》的兩段預告片，影片中當梅根坐在扶手椅上哭泣時，傳來哈里沉重的聲音：「門關起來，沒人看到發生了什麼事。」

梅根為什麼哭？哈里的話又指什麼？雖然預告片未做清晰交代，但透過零散的畫面和旁白，大致意思已呼之欲出，那便是哈里夫婦要對他們在英國王室的遭遇提出控訴。正如預告片中哈里所說，王室的生活就是「一場骯髒的遊戲」，有人為了確保王室內部的等級制度，故意對媒體洩露梅根的負面消息和新聞，令梅根成了被傷害的對象，而這樣做的動機，是出於種族和仇恨。他反問，「當事情發展到這裏，由我們親口說出我們的故事不是更重要嗎？」

哈里夫婦與王室結怨早是公開的秘密，從梅根尚未踏入王室便產生矛盾，之後與日俱增，直至他們遠走北美以及被剝奪諸多王室頭銜，雙方幾近決裂。據王室內部的消息，哈里對父親國王查爾斯三世、兄長威廉王子等至親非常不滿，認為他們不僅沒有給予他和梅根特別關照，甚至成了王室實施欺凌的幫兇。如同他在預告片中說，「嫁入這裏（王室）的女性受到痛苦」，意指梅根和亡母戴安娜王妃。

耐人尋味的是，第一個預告片播出時，剛好是威廉夫婦訪問美國，而預告片中包含了二〇一九年威廉夫婦出席公開慶典活動的畫面，當時兩人表情冷漠，鏡頭一轉，是坐在他們後面的哈里夫婦，他們同樣面無表情，與現場喜慶氣氛極不搭調，雙方的肢體語言已表明兄弟之間關係很不融洽。這似乎也印證了梅根所說凱特王妃對她並不友好，比如曾因穿着問題把她氣哭。

事實上，哈里夫婦已不止一次向王室開炮，去年三月他們接受美國脫口秀女王奧花雲費（Oprah Winfrey）採訪時便爆出猛料，指責有黑人血統的梅根受到了王室的種族歧視。據梅根親口證實，王室內部有人討論哈里和梅根的實實生下來後膚色可能有多黑，而當梅根精神狀況極差之際，想尋求王室幫助卻



▲圖為溫莎城堡，哈里王子與梅根於二〇一八年在此舉行婚禮。資料圖片

被拒絕，理由是擔心影響王室的聲譽。儘管王室之後出面否認，但外界普遍相信梅根的絕非捕風捉影，畢竟王室在歷史上有從事奴隸貿易的前科，如果結合不久前威廉王子的教母赫西公然發表種族歧視言論，質問在英國土生土長的黑人來賓是來自非洲哪裏，種族主義偏見可謂根深蒂固。

王室的奴隸貿易要追溯到十七世紀，當時英國的黑奴買賣都被王室所壟斷，其擁有例如皇家岡比亞、皇家冒險者和皇家非洲等公司，由於奴隸來源於非洲，交易中心位於倫敦，銷售市場是英屬北美殖民地以及西印度，故而這種黑奴買賣也被稱為「三角貿易」。後來在英王查理二世的推動下，英國殖民者還在西非建立了一連串奴隸貿易商站，單是皇家非洲公司每年便從非洲向美洲販奴約五千人。而僅十八世紀的前二十年，英國販奴高達二十萬人，王室具有不可推卸的罪責，從中牟取了沾滿鮮血的暴利。

為維持奴隸貿易的運轉，王室還極力打壓解放黑奴的努力。以國王喬治三世為例，他否決了殖民地的每一項反奴隸制法案。二〇〇六年上映的荷里活電影《奇異恩典》（Amazing Grace），講述的就是十八世紀英國議員威廉·威伯福斯致力於提倡廢除黑奴法案的奮鬥歷程，但他所代表的廢奴主張，觸動了王室等集團的利益，被人恐嚇和毆打，甚至收到死亡威脅，他被迫帶上武裝保鏢出行。

印度作家貝利亞帕在小說《維多利亞古拉瑪：失落的庫格公主》中，以真

人真事揭露了王室的種族偏見。小說主人公古拉瑪來自英國的殖民地印度，被送入王室由維多利亞女王領養，但從名字、生活習慣和宗教信仰都被改換，以擺脫「低劣」變成「高等」，她難以忍受曾多次嘗試出逃，最後鬱鬱而終。用牛津大學歷史學家普利亞·阿特瓦的話說，英國王室難接受一個外來種族的成員，在這一點上梅根與古拉瑪頗為相似。王室對膚色的偏見遠不止於此，據英國《衛報》去年披露英國國家檔案館的歷史文件，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王室官員曾下令禁止有色人種的移民擔任王室文職人員。也難怪英國王室記者莫頓曾感嘆，王室的行政團隊從未出現過一張黑色臉龐，少數族裔成員也不多见。

值得一提的是，明年一月哈里的回憶錄《備胎》（Spare）很快將面世，從新書的封面上他表情嚴肅地目視前方，已預示他來勢洶洶。按書評專家分析，書名採用「備胎」一詞有着雙重含義，除了陳述王室陳舊的接班制度，一如瑪格麗特對伊麗莎白，安德魯王子對查爾斯，哈里對威廉，都不過是對方的備選者，也在暗示哈里在王室就像「備胎」一樣未受到重視。當然書中也少不了針對王室的火藥味，用哈里本人的話說，那些「終於能說出來的故事」。據說王室如臨大敵，已誓言會視情況做出反擊。

梅根曾引用希臘詩人的名句說，「他們試圖埋葬我，卻忘了我是一顆種子」，以一種不肯認輸的姿態向王室「宣戰」。這齣復仇連續劇將如何發展，不妨拭目以待。

楊紫瓊當選《時代》雜誌 2022年「年度標誌人物」

美國《時代》雜誌十二月六日在官網公布，六十歲的馬來西亞籍華裔女星楊紫瓊獲評選為二〇二二年「年度標誌人物」。《時代》雜誌對楊紫瓊的評語是：「演員中的開路人」。

楊紫瓊在馬來西亞霹靂州首府怡保市長大，畢業於英國皇家舞蹈學院，但因背部受傷不得不放棄舞蹈生涯。一九八三年，她當選馬來西亞小姐，隨後進軍電影業。她曾主演《皇家師姐》《警察故事》等香港動作電影，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動作電影黃金時代的「當家武旦」之一。

中新社



▲楊紫瓊當選《時代》雜誌二〇二二年「年度標誌人物」。

《時代》雜誌官網截圖